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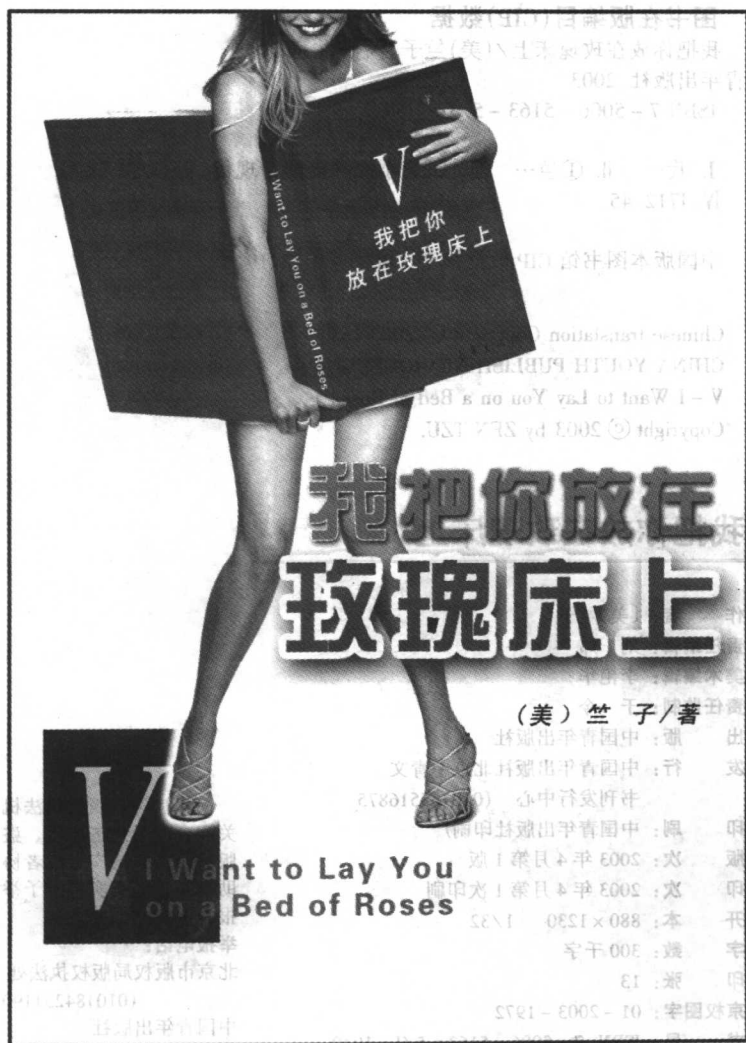
我把你放在 玫瑰床上

(美) 竺子 / 著



I Want to Lay You
on a Bed of Roses

中国青年出版社



中国青年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把你放在玫瑰床上/(美)竺子著.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3

ISBN 7-5006-5163-5/I·1040

I. 我… II. ①竺…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2419 号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3 by

CHINA YOUTH PUBLISHING HOUSE

V - I Want to Lay You on a Bed of Roses

Copyright © 2003 by ZEN TZU.

我把你放在玫瑰床上

作 者: [美]竺子

责任编辑: 刘 炜

美术编辑: 李艳华

责任监制: 于 今

出 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

发 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北京中青文

书刊发行中心 (010)65516875

印 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

版 次: 2003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字 数: 300 千字

印 张: 13

京权图字: 01-2003-1972

书 号: ISBN 7-5006-5163-5/I·1040

定 价: 28.00 元

我社将与版权执法机关配合大力打击盗印、盗版活动, 敬请广大读者协助举报, 经查实将给予举报者重奖。

举报电话:

北京市版权局版权执法处

(010)84251190

中国青年出版社

(010)65516875

(010)65516873

中青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本书英文名:《V——I want to lay you
on a bed of roses》

这是从V(性)到V(胜利)的故事,
以往的传统观念,性就是堕落,就是地狱,
这个故事恰好相反,性就是天堂,heaven

英文的V,有无穷的隐喻,

V, 代表前卫, Vanguard	V, 代表火山, Volcano
V, 代表情人节, Valentine	V, 代表冒险, Venture,
V, 代表维纳斯, Venus	V, 代表面纱, Veil
V, 代表纯洁, Vanilla	V, 代表复仇, Vengeance
V, 代表处女, Virgin	V, 代表吸血鬼, Vampire
V, 代表梦幻, Vision	V, 代表胜利, Victory
V, 代表活力, Vigor	V, 代表万岁, Viva
V, 代表血管, Vein	V, 代表安眠药, Valium
V, 代表性震动器, Vibrator	V, 代表四大皆空, Vanish
V, 代表速度, Velocity,	

V, 是人生的总和。

再告诉你一个词,你都不敢相信,
Venus,维纳斯,是女性生殖器和
男性生殖器的字母发音拼在一起。可见
古罗马起名字的用心良苦。

V 是女人男人最终的凝聚地。

既是女人最想张开的双腿,

又是男人最想钻入的隧道,

V 是性的标志,也是成功的暗号。

V 是雅典和古罗马性的标志。只有在二战之后,

V 才代表成功。

今后只要人们看到V,首先联想的不仅仅是
胜利,而是人最根深蒂固的深穴,是人的惟
一的不可抗拒的三角洲,是人的惟一的走不出
去的山谷。

关于竺子

我们努力寻找竺子的踪迹，我们在
<http://cn.yahoo.com> 点击了“竺子”，
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安妮宝贝写下的文字：

●我的书一直跟着我到处走。《黑色唱片》、《空中走廊》和《独身女人的台阶》，竺子的三本以三折的价钱从书店淘来的旧书，已经破烂不堪。用粘胶纸补好。带在身边，觉得心安。我相信书籍是可以跨越生死和时间的。它是永远的纪念和安慰。在孤独的时候，在无人倾诉的时候，眼泪和温暖，都在发黄的柔软的纸页上渗透。

很多书，在身边的时间已经超过了10多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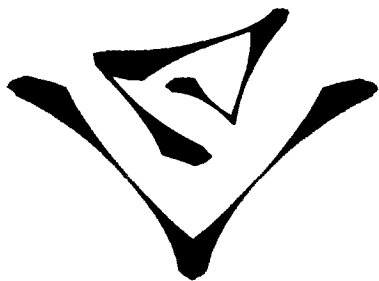
渐渐的，变成血液里一种熟悉的气味。

●这段话让安妮想起以前在书店买来的几本打三折的破书。是一个似乎不曾闻名的女诗人竺子写的。《黑色唱片》、《独身女人的台阶》和《空中走廊》。文字的阴郁和锐利似乎是从心脏流出来的血液。三本书基本上风格一致。她不必承受苏童这样的转型。因为她似乎只写了这么三本书，然后就彻底消失了。甚至我一直没有查阅到作者的任何背景和行踪。

这样的书，我以为是是可以流传给所有的孤独而相通的灵魂的。它们在我的手里。是一种安慰。

这就是职业作家和非职业作家的区别。

从某种意义上说，后者从事的是更纯粹更孤独的创作。



第一章

我的一生,从你降临的那个时刻计时

我等待了多少年的你,只是一剂迷魂药
发作中的迷幻之旅,就连你自己都不认识你
自己。

我冥冥中有一种预感,我永远都不可能
拥有你。你是为了自由抛弃一切的男人,在我
和自由的天平上,即使我奢想和自由抗争,都
是对自由的亵渎,对自己的残酷。

那个瞬间，八千吨情感，火爆在我的喉咙里。

在瓢泼大雨中，我驶近机场大门，一辆黑色长龙卡住我的红色蓝博吉尼跑车，保镖推开车门，撑开黑伞，这时你下了车。这个刹那，一座火山从我的胆里爆发出来，我突然不能呼吸。

你不认识我，但是我认识你。你的身体迸发着过盛的精力，即使裹在黑皮大衣里。你的大脑和四肢肌肉放射着过多的荷尔蒙，即使隔着一道雨的迷宫。你的眼睛能把女人燃烧成灰烬，即使隐藏在雨帘的后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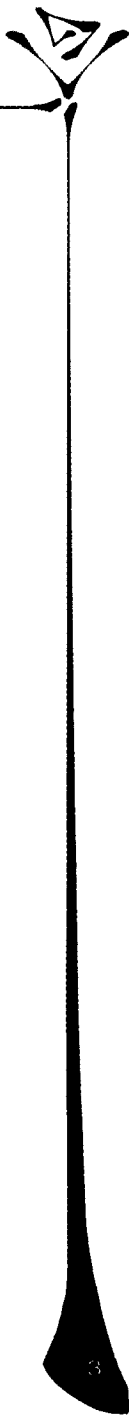
我手指交叉，祈祷祈祷祈祷祈祷祈祷……我的秘密陛下！面对诸侯涌起的江湖，你是年轻舵主。面对群雄争霸的沃土，你是幕后总督。十二岁时我在家庭舞会上见过你，当时你对我粲然一笑。一个世纪才绽放一次的笑容。我的世纪王子，你的笑，让我看见火红的月色，碧绿的阳光。从此，你是我惟一的倾诉对像。我把你和我的故事，谱成曲子，在我忧郁的时候，向你倾诉。我想像你，坐在我的面前，在迷雾里，思考着我们的未来。那时枫树上，栖落着夕阳，风像一只只手指，敲着我的窗子。你摸着太阳的额头，测试我的温度。我仰着脸，捧给你一朵焦灼的向日葵。我和我的太阳神，就这样日日夜夜，成了秘密情人。

我摇下车窗，你的眼光扫过我的磁场，我们的眼睛彼此辐射。

我眼里，给你的信息，十万火急。迟一分钟，送到你的眼里，我就会沦为亡命之徒。生来，我们天各一方，任凭我，怎样思你念你。从此，我们又天涯海角，任凭我，怎样呼你唤你。

你隔着雨帘凝视着我，你的火焰山眼光的浓雾里，有种惊讶，有种难以捕捉的笑容，有种说不出的动荡。你眼里的秘密，闪烁着一个礼物。你给梦者的卧室的笑容，像在潜水时讲着一个爱情故事。你的美，像一座宫殿，让我望而却步。

突然，你冲向我的车窗，保镖追上来，为你撑着伞，你示意他们闪开。你落汤鸡似地淋在雨中，头探进我的车窗，柔情地对我说，



“你的眼睛里，美、神秘、激情像煮皂锅一样沸腾。我见过多少勾魂的眼睛，可是从来没有看见一双眼睛这样清澈，这样深邃，把我带进深不可测的海底。”

我的眼睛陷入昏迷。

在我青春期，什么也没有发生时，就想见到你；在我青春已过，什么都发生之后，才和你相遇。我曾经幻想过，多少千钧一发的时刻，与你相会在惊天动地的背景中。可是我们只相会在这个暴雨的走廊上，你扫射着我，掂量我还剩下几分豆蔻年华。你是否在乎，我的隐秘的故事。你又让我怎么样如实地把自己袒露给你。

不知道钉在电椅上不省人事了多久，比一个毛茸茸的头挣扎出血糊糊的子宫还漫长，比猿人爬下树抱下产儿转世到今天还漫长。

比惊鸿一瞥还短暂，你湮没在暴雨的大海里。

我突然感觉头和脖子分裂，落在我的手上。我心痛地抱着头，悔恨与你失之交臂。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痛悔的人会用锤子砸自己的头。我的头因为思念你而窒息的时间就是我在绞刑架上的时间。

我活着就是为了告诉你，我为你而生。可是那个瞬间，我为什么就没有勇气走向你，告诉你，我可以为你去死。

我知道这个瞬间就是我人生最辉煌的时刻。我的灵魂常常从身体里喷薄而出，可从没有翱翔到这个高度。我呼吸着最稀薄的空气不得不背上氧气筒。我感觉高压锅在我的大脑里爆炸，原子弹在我的大脑里爆炸。

我窜出汽车，穿入拥挤的进口，比一头母狮追逐雄狮还迅猛。

明知道，我的使命，通向滑铁卢。我知道事实，可事实并没有释放我。

明知道你是女人的神，虔诚信徒的宗教，可是我不把生命奉献给你，我就不能复活。

明知道，你的目光，是雨中的霓虹灯，冷艳，而没有温度。你的笑容，是雾里的渔火，动听，而又流产的童话故事。你的身体，是风



里的铜钟，送旧迎新着来往的人。

明知道，你的爱情，是一枚月亮，像日食中的灯塔，可你为每只迷路的船，指点方向。你的博爱，是一轮红日，像梦的主人，可你为每个白日梦的人，打开套房。

明知道，爱情，有的能求，有的不能求。明知道，爱情，有的能说，有的不能说。明知道，爱情，有的能为，有的不能为。

我的痴狂的冲力突然被我的长筒白高跟鞋拧倒，我的膝骨毫不客气地扭伤，扭伤到几乎脱环。

机场成了刑讯室，撕心裂肺的疼痛让我一身大汗。

我绷着白色超短裙，白色吸收了所有的颜色。火焰的颜色，痛苦的颜色，投降的颜色。

我不得不佩服自己的不屈不挠。我站起来，在脚腕肿胀剧痛中向前挪动，手里攥着靴子，嘴角一丝幽默的笑容。每一步都像残疾人从轮椅车上走下来的第一步。

我好像进了吸血鬼的地下室，突然他咬住我的脖子，吸干我周身的鲜血。我能责怪谁？是我捧着心让他品尝。

匍匐过每一个舱门，都没有你的踪影。我还有什么颜面对你，当我除了疼痛再无话可说。

我瘸着回到机场门口，跑车已经随雨而逝。

二

十二岁和你擦肩而过，我成了诗人。十七岁和你擦肩而过，我成了狂人。问问认识我的人，我是一旦中邪就锲而不舍的人。

我打电话求我父亲给我介绍你的祖父，他们过去在一起打高尔夫球。当年的舞会你陪着祖父，入场不久，就和女人溜之大吉。我父亲苦口婆心劝我打消这个邪念，他围绕着你这个世纪美男子——好莱坞著名的花花公子，半夜讲了六个小时，直到嗓子发不出声音。

我发誓挖地三尺，也要把你挖出来。我雇佣侦探公司，寻找着你的直径。你祖父年逾八旬，依然是好莱坞电影王国的盖世太保。



你父亲亲手操盘着这个帝国，你也成了好莱坞最年轻的电影沙皇。

侦探追寻到，吉米和你一直是同学，小学中学直到哈佛法学院，与其说是同学，不如说是兄弟。侦探把吉米调查得水落石出。吉米在好莱坞开了一家电影经纪人公司，向各大电影公司提供明星和剧本，同时兼任你的新闻发言人。

我买通了吉米的秘书，获得吉米的行踪。吉米从坎城电影节刚刚回来，我就踏进了他的办公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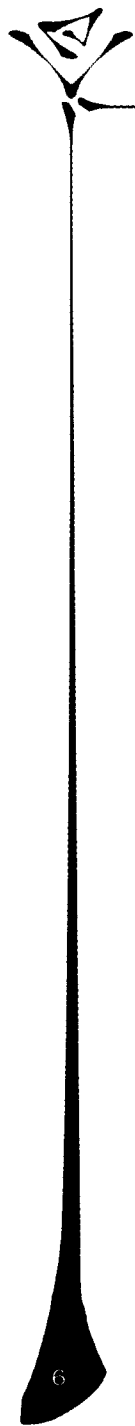
我亮出一摞剧本，交给吉米，拜求他把这个沉重的铅球交给你。吉米显然已经了解我的来历，拿捏着分寸，“好哇，中国财阀的公主想和好莱坞决一雌雄，没想到我们还是校友，进哈佛不到半年你就退学，誓死神速拿下好莱坞，也难怪你这么自信，上帝把所有的财富都给了你，天使的眼睛，缪斯的灵魂，叱咤风云的华裔财政部长竟然是你父亲，如果你想嫁给我，我当然鼓励你，”吉米攥住六根烟，同时点燃，吐出一口浓雾后，缓缓地说，“可你竟然去碰理查德史东！十七岁！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理查德，是男神，是小肯尼迪的绝版。可以说，不被他吸引的女人是死人，不被他吸引的男人也是死人。他见多了爵位显赫的公主，他提到爵位就恶心，他宁可和夜夜诞生的脱星在一起，你先穿过百万肉弹再给他念你的剧本。”

我扫描着自己的剧本，我的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惟一财富，安祥地说，“玩的就是玩火自焚。”

吉米掂量着这摞剧本，无奈地唤醒我，“理查德收到一列火车的手稿，好莱坞每个人的后车厢都有一摞剧本，每个人都以为两件事他们驾轻就熟，做爱和做电影制片。”

“我给你开个价，希望你不要拒绝。”我的甜蜜的笑容向他挑战，我在支票上签字，双手庄严地进贡上去，“够你买辆跑车吗？”

吉米凝视着我，“为什么非见理查德呢？你笑容里的灿烂阳光，窈窕身姿中的惹火气焰，美丽眼中的神秘与纯洁可以点燃任何男人，为什么非见理查德呢？”他的烟雾叹息着，“理查德是我二十年



的朋友，经我介绍的女人数不胜数。任何女人都以为拿下了他就巧夺了世界。如果任何女人真的以为能够得到这位电影沙皇，年轻英俊的亿万富翁，她最好先去查查她的精神状况。如果是别的女人，我不会操心，因为那些飞天族都有降落伞。你太纯了，纯得让我不放心。你的纯真让我不能不问，你有紧急迫降的降落伞吗？”吉米温情地说，“如果你畏惧的话，收回支票还不迟。”

深深深呼吸，我稳扎稳打地宣誓，“为了他，我无所畏惧。”

我的眼光恰好落在墙上贴的刚刚走红就悬梁自尽的影星海报上。

烟雾在吉米的眼前像香火一样萦绕，“无所畏惧也不一定能够得到你要的东西，在确定敢作敢为的同时，还要想想你能不能做，值不值得做。一个成功的人和失败的人最根本的区别不在于他们锲而不舍的程度，而是他们是否低估了对手。”

我笑笑，“谢谢你给我打的免疫针，可我只是稻草人。”我灵感一来，抄起纸笔，把一挥而就的诗交给吉米，“你能把这首诗交给理查德吗？”

吉米接过诗，轻声念着，“我是个稻草人，却在翻江倒海中，为你摆渡。我是个稻草人，却在水火无情时，为你带路。我是个稻草人，却在天塌时，为你一柱擎天。我是个稻草人，却在地裂时，为你中流砥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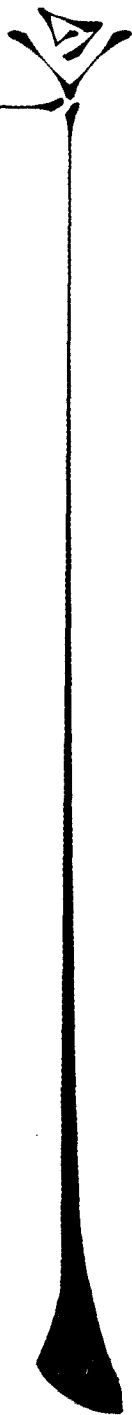
吉米倒吸了一口烟，呛进肺里，说，“亲眼见到爱情这么强烈太美了。你美得让人觉得是个魂。谢谢你落在我们的花园里，你真的不怕花花公子吗？”

“我想，”我从容地笑笑，“如果一个人连死都不怕，还有什么可怕的？花花公子也不过是纸老虎。”

吉米不由地笑了起来，“你看着这样纤弱，磅礴的感情从哪里来？你为我的电池充上了电。好吧，我们一起给他草拟一份你的简介，什么题目最恰当？”

“理查德最爱听什么？”我看着满墙红得发紫的艳星广告。

“诚实。”他抽出夹在剧本里我的照片。



“诚实是惟一的游戏规则。”我脱口而出。

“我的危险女孩，如果你能把理查德当成游戏，你就少受伤害，”他凝视着我的特写，“我被你的眼睛迷惑，被你的笑容蛊惑，被你的激情眩惑。我和理查德喜欢同样的女孩，你最好小心！你到底是谁？”

我低声说，“诗人、编剧、神枪手、模特、摇滚歌手、恍神舞女、钢琴家、画家……”我不禁为自己的大言不惭咯咯笑了起来，“我还没炫耀完呢，理查德有没有能力激发诗人的灵感？”

吉米吞下一口烟雾，“乌拉，太巧了，我一直在寻觅诗人、编剧、神枪手、模特、歌手、舞蹈家、钢琴家、画家，可她们是八个不同的女人。”他笑得让烟卡住喉咙，“激发诗人的灵感是如此非凡的建树！”

我在玻璃窗子里打量着自己，眼里翻涌着深不可测的大海。“把我领进你的世界，和我分享你的心。我的七情六欲都在欢呼你的惊心动魄的人生，你的大于人生的灵魂。”

吉米的灰绿色眼睛酝酿着天生的忧郁，他无奈地晃着头，烟雾串串打转，“我听了无数女人对理查德的豪言壮语，”弹掉寸长的烟灰，他吐出一口蜿蜒小径般的烟雾，“可是谁知道呢，也许你的情可以感动天。你毕竟有着别的女人没有的来势汹汹的攻势。”

我在他的烟雾中找寻着自己，“什么攻势？”

吉米吸进又吐出一口浓烟，“理查德的母亲是罕见的诗人。他小时候，母亲割腕自杀。他一直怀念他的母亲，他认为女诗人就是女神。所以，诗歌是你攻陷理查德惟一的化学武器。”

吉米的鼓励为我暖身，我太需要鼓励了，就像在大雪中裸奔了一夜急需跳进桑拿浴里。我禁不住用沸腾的眼光供奉着吉米，这个超人气的美男子，“第一眼看见你，你就给我一种近亲的感觉，兄长的感觉，花样滑冰教练的感觉。”

雨下起来以后，吉米给了我密码，“这是我的手机号码。无论何时何地，无论什么处境，只要需要我立刻呼我，我随叫随到，哪怕是暴雨的深夜。”

我按捺不住狂喜，冲进录音棚，在录音室里贴满你的照片。还

没有见到你，我就醉魂酥骨。对着你，唱得涕泪模糊，几百个小时不吃不睡，忘生忘死，灌制出 CD《和你在一起》。

在我刚刚听说你以后，你就干扰我的发育。当你忽隐忽现，我呼吸急促。当你忽近忽远，我心情一落千丈。和你梦中相会时，我习惯在雨中疾走。和你梦中分手时，绵绵细雨总是搭起一座座迷宫。我不知道，哪一片心是我的归宿。我不知道，最终花落谁家。十七岁，我的梅雨的季节。

因为你，我的孔雀裙，飘成云雀，让我一步跃上天门。因为你，我拥抱每一朵扑来的白云，这些云朵，像你，近在咫尺，又遥不可及。因为你，我与飓风赛跑，即使你在世界屋脊，也不能挡住我，狂奔向你。因为你，走近每一道悬崖边，我都伸开双臂，向你飞去，像风暴中的李尔王，一路呼风唤雨。

坐在悬崖边，群山在脚下沸腾着金桔的云朵。在这样的波浪上，我发现单相思，这样神圣。

我像采药的人踏遍青山，在一座座山巅上，喊着你的名字。夜间，茅屋外，响起野狐的嚎叫；清晨，台阶上，留下豹子的脚印；赶路的途中，被白色的狼群包围；下榻的驿站，被黑色的蝙蝠吞没。

可是，因为有你，我像一个女侠，用剑敲打着千年岩石，用牙咬着剧毒的花朵。我指着山尖上的古寺，对天起誓，假如你忘记我，我会到那座庙里作终生敲钟的人。

这十三首歌是我还没有见到你就为你万死不辞的情景。没有和你在一起的岁月，每一天多么煎熬，又多么陶醉。

三

云游回来，吉米来到我的玻璃城堡。

他带来了石破天惊的消息，“你中了理查德奖！他把你的剧本捧成圣经。他让我给你捎句话，‘如果我陷在孤岛上，粮草断绝，只要捧着你的剧本，捧着你的灵魂，我就可以幸存。’你的魅力王子迫不及待想见你。现在他就派直升飞机接你到他度假的太平洋热带小岛上。”



今天恰好是我十八岁生日，我的生日礼物好像是天子下凡亲手送给我一张通向天堂的门票。我狂喜地打开38扇落地窗，阳光像串串鸽子飞进我的窗子。

直升飞机把吉米和我接到太阳岛，银白色长龙把我们送到你的海滩别墅。

我迈上天台，看见多少女人围绕着你，你被她们逗笑得前仰后合，手中的酒杯与她们频频撞出火花。你的美，从你的眼睛里，从你的嘴唇里，从你的头发里，从你的骨髓里，从你的血液里，像迷人的香水，向我渗透。我怎么能让你从我的眼前再次消失？

吉米说，这些绝色美女都是你的对手。

吉米走近你，像个间谍，与你交换暗号。突然你的笑脸像天子退朝一样肃穆，你的眼光顺着吉米的眼光，落在我的身上。

整个世界突然空寂，彼此的视线里没有任何人。

在这个舞会上，你，我的翩翩王子，竟然穿过鲜艳的人潮，向我走来。每个人都惊讶地看着我，你最新的猎物。

你的堂皇、典雅、隆重的圣乐般的气流席卷了我。当你的眼睛电击着我，我的盛开的百合裙，朵朵开屏。我依着石柱，脚下起伏着十级地震。

两列火车，以光速驶向对方。两架对开的飞机，撞得灰飞烟灭。

从来没有这样慌张过，从来没有这样恍惚过，从来没有这样震颤过。

那些经历过恐龙的人，那些经历过龙卷风的人，那些经历过火山发作的人，此时都和我交换了心事。

你凝视着我，在我的眼里追逐着月光，你说，“我在我的世界里可以屠龙，却畏惧你眼里的野鹿。”

你的声音，像一杯迷魂饮料，让我的骨头麻成酥糖。草莓支撑着脚尖，双腿软成香蕉，腿间流下椰子汁。胸脯涨成水蜜桃，乳峰耸立起红樱桃，耳唇鼓起秋海棠，耳环砰然坠落。龙眼恍惚，鲜润的嘴唇颤成荔枝，舌尖涌着阳桃汁。

你凝视着我的眼睛，说，“你满眼都是故事，我想认识你眼睛后面的人。”

我依稀看见雨中你凝视我的眼睛，“你以前见过我吗？”

“见过，”你像雨中一样柔情地说，“在我的梦里。有时我不得不闭上眼睛才能真正看清。”

恍神舞曲恰好响起，你攥住我的手，带我步入舞池，你和我在癫狂的舞点中立时跳到魂不附体。你突然深深地吻着我的眼睛，吻得这样激情，好像压抑了太久的欲望终于找到发泄的出口。

曲子未终，你握住我的手，“我们一起走走，今天恰好是满月。”

当我们从人群中走过时，我体验了千百年来新娘的欣喜。我体验了一个牧羊女被王子穷追不舍的欣喜。我体验了昔日宫中压倒群芳中选皇后的欣喜。

月光把草坪燃烧成赤道，芭蕉哗哗作响，小溪凝固成钻石。

我看着你的高深莫测的眼睛，“谁能驾驭你这匹天马？多少人骑上去，又被摔下来？”

你沉思，脸上闪着节日的笑容，“答案藏在哪里？我知道就在我身上。该死的黑暗，她们夜间出没，像流星一样消逝。”

我在星空下沉思，“我可以作你的天文学家，破解我们为什么会在这里，在这辽远的黑海边缘上。”

“冉冉，人类是银河系的稀有动物，尤其是你。”你的凝视穿透我的一袭飘逸在风中的白色纱裙，直通我的骨髓，“你就像一个梦，为什么世上还幸存这样绝伦的天使？”

你的手机突然响了，秘书通知一个电话会议等着你，你对秘书口气神秘，“我正在和春秋时代的人谈话，二十四小时内我与世隔绝。”

你关上手机，轻声对我说，“你来自另一个时空，我不得不全神贯注才能听懂你的暗语。”

我的眼光贪婪地吞噬着你，“我曾经在大雪中等你，脚印蜿蜒成一条河流，一匹野马能在月亮上，狂奔多久？我曾经在暴雨中等你，我的身体像一条沉船，一只雄鹰能在海底，展翅多久？我曾经在



沙漠中等你，每一朵白浪都是火山，一个太空人能在烈火中，挣扎多久？我曾经在北极圈中等你，我的心冻成化石，一条火龙能在冰川里，沸腾多久？”

你的嘴唇熊熊烈火，“你知道你的嘴唇有多么性感！这么美的语言从这么美的灵与肉中喷薄出来，你让我怎么招架？你表达自己的方式恰好击中我最脆弱的器官，也是我最雄伟的器官。我感觉你，就在我的精子里。”

我的胸前，飞出两匹白马，拉着我扑向你。

我按捺住野马脱僵的胸脯，“你的温柔，像一滴精子，播在我的身体里。我像怀上耶稣一样圣洁。”我的目光虔诚，比膜拜天神还虔诚，“你就这样种进我的胎盘里，我生下了耶稣。”

突然一阵叫春声，几个半裸的美女向你跑来，速度惊人的金发美女一个箭步扑到你的身上，和你拥抱，你给保镖一个暗示，七八个保镖同时上来，把她驱逐出境，把她们隔离到两百尺以外。

“我喜欢有神秘感的女人。我对投怀送抱的女人敬而远之。肉体关系对我太容易。我崇尚精神。追求爱情的过程比得到爱情的刹那对我更有吸引力，诱使对方倾心于爱的艺术比做爱的技巧更让我着迷。”

一阵海风袭来，你脱下白皮夹克，披在我的肩上，红衬衣把你衬托成年轻的红衣主教，“无论你对我做了什么，我希望你就这样做下去。我一生从来没有被这样强烈地电焊过，我的心、大脑和生殖器第一次精密地对准了焦距。”

看着你的保镖用身体像堤坝挡住那些向你围攻的美女，我不禁信誓旦旦，“我把满天的繁星浓缩成一颗钻石，为你闪烁。我把遍地的葡萄园浓缩成一杯红酒，让你陶醉。”

你闭上眼睛，“只有纯洁的酒让我大醉。”

“这杯酒已经酿了五千年。”

“难怪。”你的桃花眼涵涌着蜜意，“我很幸运找到了千年春宫酿酒大师。”

月光在你的眼里，汨汨流淌。这是一个银白色的秋天，一个让

人神魂颠倒的季节。芭蕉叶，恰好落在我的肩上。你用叶子蹭着我的脸，说，“你就像这片叶子，我真怕把你揉碎。你太纯了！纯得让我揪心。”

你的一个眼神，就让我引火烧身，我为什么就不能灯蛾扑火。你的每一个眼神，都让我酒后失言，我为什么千杯不醉。

你的眼睛吻着我的眼睛，轻声说，“你的眼睛这样梦幻，我能沿着深不可测的隧道看到你的梦。我能送你一个名字吗？”

我笑笑，“孔夫子？”

你深情地说，“恍神公主。”

我不禁一笑，“很巧，我父亲也给了我这个冠冕。”

你惊愕地睁大眼睛，“你父亲怎么也这么叫你？”

我的眼光抚摸着月亮，“因为我一直活在一个真空的瓶子里，一个看不见的象牙塔尖上，一个空灵的雪国里。我一天也没有离开过我的水晶宫。”

你的眼光抚摸着我的眼光，你的手指穿过我的手指，紧紧地攥住，越来越紧，越来越紧，越来越紧，越来越紧，越来越紧，越来越紧……直到我们的骨头黏结在一起，“我在你的王国里，我在你的控制之下，请为我带路。”

我恍惚一笑，“如果你让我带路，我可能把你领进死巷里。”

你挺拔抖搂，“我就跟着你去死巷里。”

我不禁醉言醉语，“漫山遍野上，种遍了我的情歌，只有你骑马而过时，从马上坠落。你像醉卧的童子，仰头听着我的歌声，在回声四起的山谷里，两个灵魂越来越近。我禁不住向你，炫耀我的王国，太阳是我的钻石，我让她夜夜为你闪烁。花海是我的蝴蝶，围着你的脚步依依不舍。月亮是我的梳妆台，照着你的影子含情脉脉。”

你把芭蕉叶插在我的头上，“我不得不爱缪斯，这不是我的错。你是想得到剧本，还是得到我？”

我笑而不答。

你笑容辉煌，“小心你到底想要什么，你也许真的得到。我真心希望从我的手中缔造一位旷世的作家。为了创造你的想像力，我会